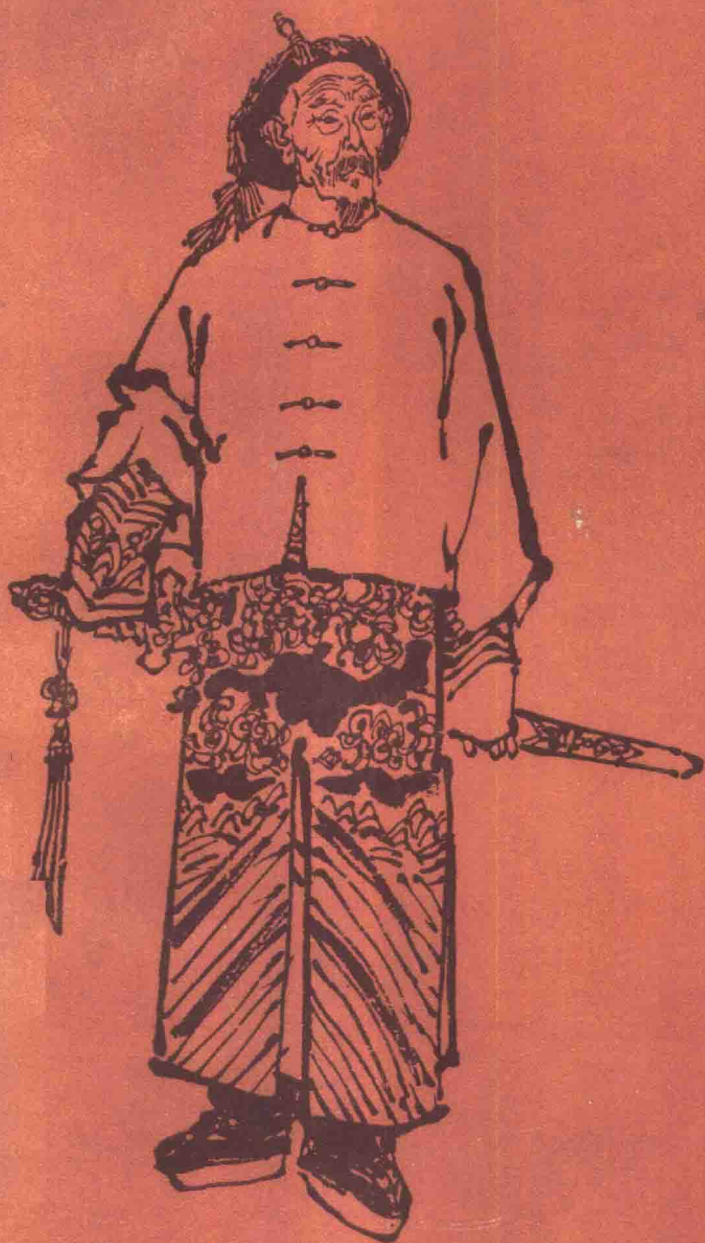


喋血松陵

樹
奇



喋血松陵

周谷城題



喋血松陵

树 菜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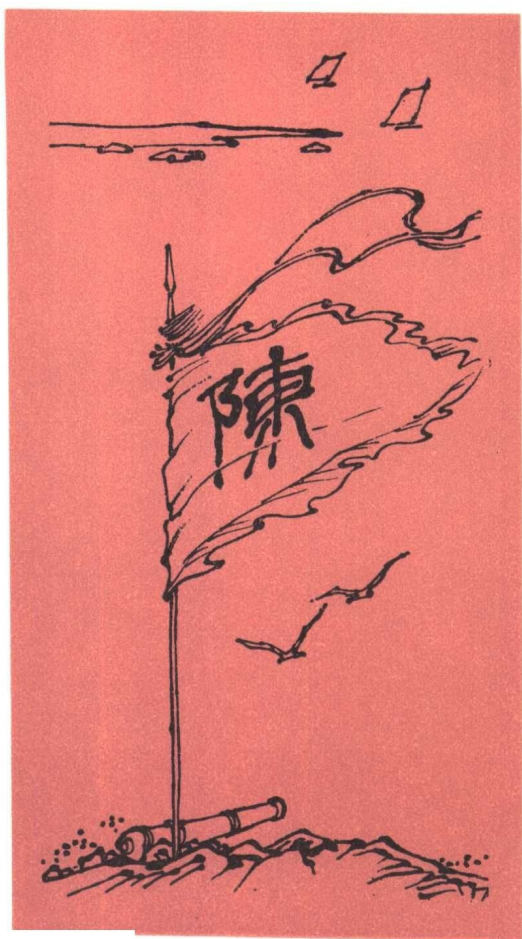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9.875印张10插页 237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

书号：10368·98 定价：2.3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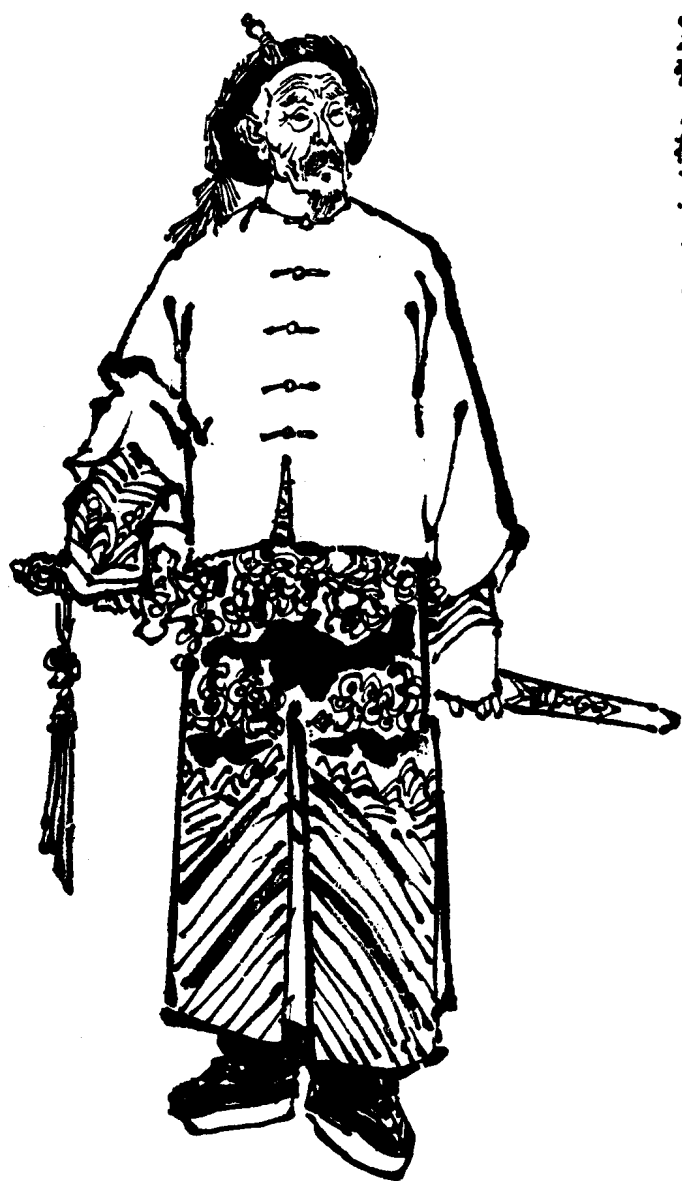
孙树棠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福州

陈公化成

为作松萝堂元之作松萝山陵表即主婚像甲子于三月四日田亦



裕謙



徐海根



牛
鑑



顧永德





漢鼎查

内 容 提 要

一八四二年六月十六日，英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庞大舰队，进攻我江南要塞吴淞口，企图突入长江，进而侵犯我国内地。中国守军在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领下，坚守要塞，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这场鬼泣神惊，气壮山河的战斗，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吴淞守卫战。

《喋血松陵》写的便是这场守卫战的前前后后，其中着重刻划了在这场战役中壮烈殉国的老将陈化成和他的英勇部属，还赞扬了那些具有民族气节的清朝官吏将领，如钦差大臣裕谦、定海殉难三总兵等，同时也揭露和鞭挞了清廷的怯弱无能和投降派王公重臣的可耻面目。作品场面恢宏壮观，人物众多生动。在描写炮火连天的大战和一刀一枪的精彩武打的同时，还较为细致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和地方习俗。因此，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抗击侵略的悲壮史诗，同时也是一幅晚清江南的风俗画卷。

上 卷

第一章

“制台大人出来了，请各位大人上去相见。”

随着一个文巡捕的这声传呼，官厅里那片营营的谈话和寒暄声，霎时间便静息下来。那些等候传见的官员，纷纷整理了下补服和朝珠，捋下马蹄袖，由藩臬两司领头，运司、首道和其他一些实缺道员和候补道依次跟在后面，在那个文巡捕引领下，朝衙署里面走去。

这一行二十来个翎顶辉煌的人，鱼贯进入大厅东侧的角门，再穿过那条满布雕花漏墙的甬道，径直走进总督通常会见司道属员的三堂里。

当他们走进三堂时，署理两江总督裕谦已候在厅后的遮屏前面了。他姓博罗忒氏，字鲁山，蒙古镶黄旗人，是个世家后裔，曾祖父受封为一等诚勇公，父亲曾任京口副都统。他在嘉庆二十二年中进士，殿试二甲，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以后做过好几年京官，到道光六年才外放为湖北荆州知府，以后又历任湖北荆宜施道、江苏按察使、布政使和巡抚。三个多月之前，由于浙江沿海重镇定海县被英国海军司令懿律所率领的舰队攻陷，使道光皇帝大为震惊，降旨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和提督祝廷彪革职，又派遣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去查办，于是，裕谦便被授命署理两江总督。他今年正好四十岁，长得四肢匀称，修短合度，一张白皙的长方脸上，蓄着两撇淡淡的唇髭，在他的相貌和

举止上，已完全失去了祖先当年策马驰骋在荒原大沙漠上的那种强悍气概，只有在留心观察时，才能从他那较为低窄的额头和距离较远的双眼上，辨认出他是当年铁木真、忽必烈这些大汗的同族人。由于今天是总督接见属下的辕期，因此他穿着全套官服：九蟒五爪的蟒袍外面罩着锦鸡补服，挂着朝珠，起花珊瑚顶的暖帽上还插着花翎。

进见的司道依照仪注排成三排向他作了三个揖，裕谦还揖之后，把他们让进屏后的暖阁里依次坐下。戈什送上茶来，大家啜了一两口之后，其中品位最高的藩台先开口说道：“前两天听说大人玉体欠安，司里怕给大人添乏，所以没有上辕来请安，不知大人可好些了没有？”

按照官场惯例，即使对于署理总督的巡抚，属下各员都得称呼为“宪台大人”或是“大帅”。这个江南藩台是满州正蓝旗人，祖上也是勋臣，自己又是两年前由京堂外放到这里来当藩司的，在京中颇多奥援，他明欺着裕谦和自己都是同样的品级顶戴，又是镶黄旗蒙古人，所以对他并不十分忌惮，在称呼上也只是简单地称他做“大人”。对于这一点，裕谦当然是有所感觉的，但只是矜持地笑了笑回答道：“多谢老兄，兄弟只是偶染了风寒，服了两煎汤药之后，已经痊愈了。”

接着说话的是江南臬台，他是个汉人，原是个大挑知县，在州县府道的位置上辗转历练了近二十年，才升擢到现在这地位，因此可算是个老官场了。他在裕谦的回答之后接口道：“眼下已经进入秋凉，天气变化多端，大帅总理着这三省事务，日理万机，举足轻重，因此还望大帅要善自珍摄，起居饮食都要多加留心，千万不宜过度劳神。”

裕谦虽然知道这个臬台说的是套话，但对方那种恭谨的语气，却是颇使他感到满意的，因此便笑着说道：“多承老兄眷

注，兄弟遵教就是了。”说罢，举目朝座中望去，目光停在坐在两淮转运使下首的盐法道脸上，笑着招呼道：“老兄今天也来了。”

盐法道赶紧站起躬身说道：“前天辕门上传话到扬州来，说制宪大人要召见职道，职道得知之后，连夜就上省，到辕门投手本的时候，才听说大帅玉体欠安，职道不敢惊动，所以到今天辕期才来谒见大帅。”

“那倒是有劳贵道了。”裕谦做了个手势让盐法道坐下说道，“别的也没什么，就是想问一下老兄，前回兄弟托办找那些盐商捐输的事，不知办得怎么样了？”

盐法道在座位上欠身回答道：“回大帅的话，那天大帅训示之后，职道回到江都，就把盐公堂的执事人都传了来，向他们传达了大帅的口谕。他们商量之后，都说既然是大帅钧谕，又是海防需用，是理应报效的，都答应回去马上筹措了送来。只是目前听说还在同业中商量摊派，所以报效的数目还未报上来。这是职道办事无能，请大帅原宥，职道今天回去就马上催促他们尽速办妥。”

裕谦嘉许地点着头说：“就这样，老兄办得也算不错了，回去再催促一下当然更好。另外，老兄还可以多领几份旌牌奖札带回去，报效多的可以给予奖掖。”

盐道站起来垂手答应着。裕谦抚摩着下巴微笑着说：“说起来其实这些财神爷也只要各人少置一两房妻妾，再少盖座花园，这沿江一带的炮台也就着落一大半了。”

座中有几个人附和地低声笑着。裕谦又转过头看着藩台问道：“前几天听说上海制械局的吴某人告病回籍了，不知道那里另外委了人没有？”

藩台回答道：“铸炮局的事情一向是抚帅①亲自过问的，司

①“抚帅”和后面所说的“中丞”都是在不同职位上对巡抚的称呼，此处系指当时管辖上海地区的江苏省巡抚梁章钜。

里不太清楚，只听说抚帅那里已经挂牌委原来的会办顾永德顾道署理了。”

裕谦点着头说：“兄弟也知道这事情是中丞亲自管的，只是问问老兄知不知道罢了。可制械局直接关系到江南的防务，干系重大。虽然梁中丞一向善于择人，但老兄职司所在，以后对那里也当要多加考察才是。”

“司里遵教。”藩台虽然欠身答应着，但由于裕谦说话的语气中带着训诫的口吻，因此心中有些不快，便想同他抬杠一下，这样也能在下属面前显示出自己并不害怕这个上司。稍顿片刻后，他又说道：“大人忧国忧民，常存枕戈之心，司里当然十分钦服，但从目前局势看来，这江南一带的海防还不至有什么大虞，所以大人请放宽心，不必为此过于劳神。”

裕谦听出了这些劝慰话里的含意，便问道：“老兄认为这江南一带的防务可保无虞？”

藩台微怔了下，感到裕谦这问话中的“可保无虞”，和他刚才所说的“不至有什么大虞”，是有差别的，但这时也不便解释，只能点着头说道：“这只是司里的愚见罢了。”

裕谦轩了下眉头，嘴角边现出个淡笑说：“不必过谦，老兄必定有什么卓识远见，还望不吝赐教，兄弟聆教之后，就可以不用再杞人忧天了。”

这些语气中所含藏的讽刺意味已很明显，藩台也察觉到裕谦心中的不悦，但心想既然已同他抬了杠，那就索性抬到底了，总不至于为这点事情他就能把自己的官给坏了。于是，他略整了整衣襟，清了清喉咙，侃侃地说：“大人这样说法，司里实在不敢当。司里只是看到几天前送来的阁抄，上面写着伊里布伊中堂抵达镇海之后，已经同英酋懿律晤过面，懿律屡次请求出示禁止百姓再擒拿英兵，伊中堂已经俯允英方请求，缮发告示十道晓谕百